

罗洪散文

罗 洪 著

群言出版社

罗洪散文

罗 洪 著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洪散文 / 罗洪 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新纪元文丛·第4辑)

ISBN 7—80080—488—7

I. 罗... II. 罗... III.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928 号

责任编辑:刘亚华 都 铎

出版发行:群言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印 刷: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

印 数:1—1050 册

版 次:2005 年 7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80—488—7

总 定 价:128.00 元(本册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初识巴金	(1)
茅盾故居	(3)
悼王鲁彦	(5)
纪念钱钟书先生	(7)
忆靳以同志	(10)
我去看望了施蛰存先生	(14)
回忆诗人辛笛同志	(18)
悼念范泉先生	(21)
怀念肖珊	(24)
我们从国庆盛典谈起	(29)
让他带着青痕而去吧	(32)
丰子恺漫画馆漫笔	(38)
君匋艺术院	(41)
记淞沪抗战纪念馆	(44)
旅程	(48)
富阳去来	(53)
淮河的鱼	(56)

凝望	(58)
记参观松江图书馆	(61)
赠书记	(64)
巨变	(67)
故乡一日	(69)
秦淮人家	(71)
呼唤童趣	(73)
我学太极拳	(75)
雨中遐想	(78)
佘山寻梦	(82)
农村散记	(85)
河边	(94)
收获的季节	(99)
大好年景	(104)
一天的开始	(107)
月夜	(110)
四年	(114)
忆黄山	(117)
暗夜行路	(120)
真诚	(122)
欣喜与铭感	(124)
心意	(127)
识人	(129)
赶车	(132)
老与不老	(135)

祖国的怀抱	(136)
小别了,湖南!	(138)
期待着第一响枪声	(140)
灯光下	(143)
离开这个小小的县城	(145)
不眠的夜	(147)
侗子们	(150)
死去的城	(152)
荒凉的城	(155)
在时代圈外	(157)
古城印象	(159)
表	(163)
闲书	(166)
脆弱的生命	(168)
愤恨和悲哀	(171)
艰苦的日子	(174)
风尘	(176)
四季桂	(178)
流浪的一年	(180)
沉痛的回忆	(185)
后记	(188)

初识巴金

我第一次见到巴金是 1930 年，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正在报纸上发表。那时我和朱雯刚开始通信，他告诉我已与巴金通了几封信，得到巴金同意，我们相约一同去看望。巴金住在现今的复兴中路亲戚家，我们去的时候，他正在写作，一个小书桌上，铺满了稿纸。正谈话间，进来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显然是他亲戚家的。巴金非常高兴地看着孩子，喃喃地说着什么，又问他要点什么，孩子只是摇头，一转身就摇摇晃晃地出去了。巴金满脸笑容地目送他，那天真的模样也像个孩子。然后他转过身来，从衣架上取了上衣，边穿边说：

“我请你们吃饭，边吃边谈吧。”说着，他让我们先走一步，把门带上了。

就在他住处不远的西餐馆里吃西餐，谈了一会。那时在上海，这样小小的西餐馆很多，很幽静，也比较便宜。

第二次见到巴金，是 1931 年在苏州。那时我在苏州工作，朱雯仍在东吴读书。我们邀请他到苏州来玩，他答应了，说是与毛一波同来，还要到苏州中学看望杨人梗。在约定的那天，我和朱雯到吴苑等着，他们来了，就在吴苑喝茶、吃点心，毛一波和朱雯也通过信，有了他，谈话就很热闹。但不能占用太多时间，就坐了



马车到阊门转了转，他们去找杨人梗，我们也各自回去。虽是来去匆匆，但巴金那种潇洒的风度，给我的印象颇深。前些年巴金八十大寿时，朱雯写一首“临江仙”的词祝贺，那下半阙是“五十三年弹指耳，相看策杖扶筇。初承罄斂在吴中，隆情传彩笔，微意献瑶锺。”说的便是那次苏州聚会。

第三次见到巴金，是1934年，那时我们已经结婚，住在松江。巴金有个习惯，写完一部长篇，就要到外地走走，调整一下身心。现在已记不清他写完了哪一本书，我们写信邀请他到松江来，陪他看看松江的佘山，晚上在“新松江社”歇宿，他欣然同意了。那时候，从松江到佘山没有汽车路，要坐小船，但坐小船可以观赏两岸风景，松江有九峰三泖，一路眺望，九峰起伏，使人胸襟开阔。

我们带了中饭的饭菜，托船家在船尾热了，船靠岸，先吃饭，然后上山游览。这一顿饭虽然简单，但也安排得干净而色香味俱备。回到松江，步行到新松江社。新松江社有一个开阔的广场，二楼的房间面对这个广场。休息喝茶的时候，他说这一天的时间过得很有意义。走到餐厅，几种有松江特色的菜肴已等着他了。第二天上午送他上了火车。

岁月匆匆，这七十多年中，从巴金的《灭亡》到八十年代的《随想录》，大部分我都读过，我体会到他交给读者的，始终是一颗火热的心。今年他一百岁，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庆贺的。

2003年11月19日《新民晚报》

茅盾故居

今年春天我有机会到浙江桐乡，听说茅盾在桐乡市乌镇的故居于 80 年代按原貌修整后已对外开放，而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然是要去瞻仰一番的。

茅盾故居坐落在一条寂静的小街上，有四个门面，是两幢两个门面的房子合在一起，里边相互通连。故居右边是一条新辟的大道。我们沿着这大道走近这小街，抬头一看，见钉着一块小牌，说这小街两边的屋子都属于故居小区。小街有点弯曲，能见到的门都关着，故居只开着右边一扇门，惟有对面一个门面全部敞开，屋里摆着几张桌子，都有人坐在旁边。进去一问，他们指着故居那扇门说，不要买门票了，你们进去参观吧。

按着参观路线的标示，先上楼看展览厅，厅很宽敞，用照片和说明，分时期展示了茅盾一生的成长和成就。20 世纪接近 20 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接着就产生了新文学作品。茅盾先生在 20 年代写了不少短篇小说。我一边看图片，一边还感受着刚才那小街古老乡镇的气氛。茅盾先生以他家乡小镇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林家铺子》，中国 20 世纪的一二十年代，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用劣货向我国倾销，同时虎视眈眈地在东北几省挑衅。国内则国民党搜刮民脂民膏，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茅盾写林家铺子求生存中的种种挣扎，描写得非常深刻。

30年代中叶，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出版了，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纠葛以及他们的腐朽生活，在当时是引起各方面重视的。我感到展览厅的空间逐渐拓宽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场景在我眼前沉浮活动。在展品的几个时期中，最突出的是茅盾参加“左联”的时期。在新文学史上，左翼联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照片和说明看完了，我们下楼去看故居。在楼下前厅看到了茅盾先生的半身铜像，据说在故居修整时候，由钱君匋先生捐赠的，君匋先生也是桐乡人。我估计一下时间，正是君匋先生准备将自己大部收藏的书画捐赠给国家的时候。

茅盾故居楼上楼下的卧室起坐室等，都按照他生前居住的原貌安排的。最后一进有两开间的一间屋子，里面有几张书桌和几张凳子，另外有一张面对这些小书桌的书桌和一张椅子，显然是老师的座位。这间房子是家塾，茅盾的祖父是塾师，叔伯们的孩子都在这里念书。茅盾幼年却没有进私塾，由他母亲自己教，然后转到公立小学去上学。

在这里，我很有兴趣地站了很久，好像时光倒流，想起自己刚上小学时候，还听说有私塾，只一二年，私塾就没有了。

我们走出茅盾故居，还恋恋不舍地在这小街上站了一会儿，对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辉煌地位的作家，临别时不禁默默地致以敬意。

2000年7月21日《济南日报》

悼王鲁彦

鲁彦先生在八月中旬因病逝世了。稍稍关心到文坛情况的人,都知道鲁彦先生患严重的肺病;已经有两年多。虽说他回到闽南某小城去休养,但肺病本来是难医的病症,只休养不医治也难以战胜疾病。国家正在多难之秋,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日常生活已经难以应付,再要负担医药调养费用,更是力不从心。所以鲁彦先生虽然迁移到乡下休养了相当时间,病况并没好转。朋友们都担心他这样拖延下去,病魔一定会把他吞噬的。那时同样跟鲁彦一般被肺病折磨的还有张天翼先生。张天翼先生的小说一向为我爱戴,因此对这两位友人病状,我常常很关心。朋友们虽是爱护他们,尽了最大的力量集款输送,希望这两个忠于文艺的朋友,能够康复起来,不使中国的文艺界遭受意外的损失。然而朋友们的力量有限,鲁彦先生一病不起,自然是意料中的事了。

我接到鲁彦先生病逝的消息,就想写篇短文纪念他,然而我当时的情绪那么复杂。我为中国文艺界失去一个忠诚的工作者惋惜,我为鲁彦先生本人未曾完成他在文艺上最高的理想而惋惜。同时我还觉得这样默默地死去,在病魔面前低下头来,不免勾起我许多感想。不过鲁彦先生在文艺方面有那么高的成就,对于社会已经尽了他最好的努力。他有一个温暖的家,他那么关心

他的太太爱护他好几个孩子，这两年多的时间他在他太太温柔的看护下度着病中的岁月，也不能说不是人生的幸福。

鲁彦先生写作的年代极早，他的小说是以朴实细腻见长，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所出版的《河边》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

后来他辗转来到桂林，创办“文艺杂志”，他太太覃英做发行人，他自己当编辑。《文艺杂志》的内容在后方各大杂志中，也是较受读者欢迎的。自从他卧病之后，才由端木蕻良先生接手，而他还殷殷地关切着，希望这杂志能永远保持着过去的光辉。

我见到鲁彦先生，就在他来到桂林的时候。那天傍晚我们遇见巴金先生，知道他一家人到了桂林，下榻在旅馆里，我和朱雯吃完晚饭就去看他，他在湖南动身之前，就有信告诉我们要来桂林。我们到旅馆去，他们正巧吃过晚饭的样子，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吸香烟，他太太整理一些小东西，他好像有五个孩子，每个孩子手里有一个正在吃的梨。房间里箱子堆得很高，我们笑谈了好些时候。

第二天巴金先生带我们请他一家人吃中饭，饭后到对江去玩七星崖。鲁彦先生的兴致那么好，我们跟随着火把在黑暗巨大的岩石黑洞中摸索着，听引导者解释沿途的景物。我和朱雯已经玩过了一次，然而兴致也一样的好。鲁彦先生是高个子，戴眼镜，身子好像并不单薄，想不到他竟会患肺病而不治的。

人事无常，我和朱雯离开桂林已经五年了，不料那一次跟鲁彦先生分手，竟成了永远的诀别。我在这里默祷他宁静地长眠着，同时默祝他太太和孩子安康！

1944, 10月16日

纪念钱钟书先生

1994年10月11日接到杨绛大姊的信(她信上称呼的朱雯学长——我的丈夫去世才四天),知道她和钱先生久不复信,是因为他们俩都病了。在一般情况下,由钱先生写信,八行笺上,潇洒的毛笔字,风趣的语句,总使我要看上两遍。这一次是惜墨如金的杨绛大姊的笔迹。抽出信笺一看,竟难得写满了一张纸。第一句话就是她生了一场病,至今还有摇摇晃晃的感觉。而她的病稍稍好了点,钱先生就大病了。先是发烧,到医院急诊,就被留下来住院,医生说是肺炎。住下之后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膀胱颈上有三个三厘米大小的肿块,当即检验,竟是癌块,并且生长快速。

等待钱先生热度退尽,立即动手术将三个小块摘去。手术十分圆满,却不料“惹恼”了(杨绛原话)那仅存的不太健康的一个肾,于是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抢救多天,做血液透析,血液体外循环(插了管子)。在这个过程中,杨绛大姊一直陪伴在钱先生身边,因为这是危险时期。好不容易这个时期过去,又找到可靠的护理人员,她才回家。她病后未曾恢复又经受这一忧患,回家后非常疲劳,而且吃不下睡不好,寝食难安。

当时我看了这信,十分着急。钱先生病重,杨绛大姊身体又未恢复,如何是好?渐渐地,上海有些朋友也知道钱先生有病住

院的消息，问我是否知道情况，我只说接到过信，钱先生手术很成功，病情稳定，要朋友们放心，不愿意提及其他。其实我自己却不放心，我明白肾衰竭是极严重的情况，要恢复功能，决非易事。

杨绛大姊回家几天，身体有点好转，又经常到医院去，她知道钱先生需要她在身边，她自己也希望在他身边，可以照料。而且可以每时每刻惦记着钱先生的病情，在身边心里才踏实呢。

过了一段时间，钱先生三餐进食有困难，医生不得不采取鼻饲的办法，需要杨绛每天在家里熬了鸡汁或鱼汁送到医院，以便与医院里的营养液混和在一起。这样，就得每天准时送到。准备工作虽有人帮忙，却必须她亲自照料，不能有半点差池啊！忙里忙外，她又感到十分疲劳了。她在一封简短的信里说，“我实在太疲劳了，不得不要女儿代我送去，让我休息几天。但我女儿工作极忙，我又心疼我的女儿。”

我知道只要她还能够支持，决不会增加女儿的负担。钱先生很爱的他的独生女儿钱瑗，自幼敏慧好学，能够看看女儿，他感到欣慰，没想到这是杨绛大姊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自从我知道她又一次这么疲劳，而钱先生病情稳定着，我就不想写信了。信不能安慰她，可能对她是一种干扰，我只是默默地祝愿他们，情况能够好转。

思念他们的时候，总不免回忆起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朱雯和我每次到达北京，去看望他们的情景。我景仰钱先生渊博的学识，也喜欢他风趣的言谈。每次去，总见他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四个人中间，数他谈得最多，有时还站起身来，再加发挥。他的话常对我有所启发。最后总怕多伤他精神，赶快告辞。我也佩服杨绛大姊那些精致的作品，以及十年动乱的后期，她能静下心

来,从原文(西班牙文)翻译《堂·吉珂德》。这需要多么宁静的心情,对当时那些纷乱的现象,看透了,看破了,才能够进入这样一部巨著,进行这个工程。

我是用美好的回忆,减少思念的苦痛。可是钱先生一病多年,虽有医生的精心治疗,病魔还是吞噬了他。几年不通音讯,这个噩耗传来,还是大大震动了我。

几天之后,我跟很多读者一样,把他的书拿出来。钱先生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是人们的宝贵财富,将永留人间。在我的内心,还有一种抱愧之情:他的《管锥编》我没有读懂。胸中无经典,《管锥编》是难以理解的。《谈艺录》我也没有读完,从他谈论唐诗宋诗,我有点明白什么叫融会贯通,他是高屋建瓴地纵横论述比拟,不是就诗论诗。钱先生在《谈艺录》里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明白:“盖学识高深,祇可明义,才情照耀,庶能开宗。坐言而不堪起行者,其绪论亦每失坠而无人掇拾耳。”这只是他赏析的标准之一啊。

至于他的文学作品(小说散文),似乎看了便什么都明白了、懂了,其实不一定完全理解,有些章节,不一定真正理解它的含义。真正理解他作品的是杨绛,杨绛有些小说,真正理解的是钱先生。因为他们两人写作,有时这一位写了几节,交给另一位看看,然后彼此会心地一笑。我想,我感到可能没有理解的,就是他们俩会心一笑的地方吧。

一代大学者钱钟书先生,虽然离开了大家,可是他永远活在人们心里。

1999年1月25日《解放日报》

忆靳以同志

靳以选集第四卷短篇小说和第五卷散文两个厚厚的本子，放在我手边，最近我正在阅读他的选集。有些篇章过去我读过，还留有人物的形像。他行文流畅，描写人物都细致入微。他写穷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总是深深揭露了旧社会，这就是他的动力所在了。

最近一段时期，我就喜欢看这样的小说和散文。有时候，一些记忆会从脑海里跳出来，会引起一些阅读兴趣。

靳以同志于1959年逝世，才五十岁，他的作品有二三百万字。他是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或是一边编刊物，忙着约稿看稿，同时进行着创作。短短的，不算长的一生，业余能有这么多作品，实非易事。

我掩卷沉思，眼前就出现了靳以同志谦和、微笑的神态。

1953年初他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担任作协副主席。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的运动，接续不断，而作家协会又是文艺界的重点。1951年，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似乎偏重电影界的事，可作家协会承受的压力也不轻啊。武训的思想，那些旧的传统，对于动笔杆写东西的这个群体，在思想上应该好好深挖下去。特别是在白区长期生活的作者们，应该好好深挖。作协领导

层里面，有一部分也是长期在白区工作的。靳以当时尚未入党，新上任的副主席工作头绪很多，一边要执行党组的各项工作安排，一边自身要在运动里认识自己，一直处于繁忙的状态中，连续的运动，心情又极紧张。

接着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比较起来，这个运动比批判武训传严重得多。一个个跟胡风通信往来的被暴露出来，都是各地作协的会员。一批批信件披露，大家学习批判信件的按语，使人感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仿佛随时会冒出几个黑影来。

那时我在《文艺月报》工作，逐渐感到气氛有点异常，刊物时常会发生问题，有时看到靳以同志，他总是神色匆匆，估计他是很忙的。1956年初，文艺界的气氛较为宽松了，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听说北京方面要靳以跟巴金编一个大型文学刊物。而这短短一段时期里，有些刊物发表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作品，我们正在为这几篇作品叫好，却又听到批判的声音。一时间，天空骤然乌云密布，反右的声势有步骤地开展起来。《文艺月报》编辑部作内部检查，按当前的标准，好几篇文章都是毒草。

那时我曾经想，巴金、靳以编辑的大型双月刊正在筹备，还没有出版倒是好事，要是正巧在这个时候，不知情况会是怎样？巴金和靳以曾编过《文季月刊》，得到文学界推崇。文季停刊后又有一个新的大型文学刊物问世，我心里高兴，但遇到当时强劲的运动，我不免想到这件事情。

1957年夏季，反右运动正在开展，巴金、靳以编的双月刊名《收获》，终于在7月创刊了。在运动中间，靳以同志还忙里偷闲，挤时间完成了这个任务，很不容易。但毕竟是太劳累，健康情况不及过去了，有一次到郊县去，在路上一阵头晕，几乎倒了下去。